

想 读

梁小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想 读

梁小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读 / 梁小民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58-0694-6

I. ①想… II. ①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9589 号

想读

梁小民 / 著

责任编辑 / 李佳怿 特约编辑 / 陆 源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 / 32 印张 5.625 字数 70,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694-6 / I.226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序	I
对付飞机延误的招	5
吃猪肉不会变成猪	10
直译还是意译	15
傅雷、张谷若后继无人	2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25
什么是经典	30
时尚与出书	35
不该冷落的经典	40
读经典的理由之一	45
读经典的理由之二	51

读经典的理由之三	56
以假乱真的经典导读	61
经典的注释	66
文学中的经济学	71
经济学小说	76
经济学与侦探小说	82
《金瓶梅》的两本解读	87
成年人也需要童话	92
反恐小说预言成真	98
从阿瑶看赫德	103
对中国近代转型的第三种解释	109
旁观者清	117
超越革命	124
小处不可随便	128
小梁庄，大中国	133
并不多余的话	137
我读散文	144

二〇一一年，我心中的十本好书..... 150

后 记..... 164

序

我六十有九，常年在外讲课。每年外出多少次，我也记不清。我只知道，连续几年我都是国航的白金卡会员——最低是每年飞十万公里。在近二十所高校给 EMBA 讲课，一讲四天，都站着。于是，总有人问我，有什么养生之道，把吃进去的病都吃出来了？是不是长期坚持运动，长跑、打球之类？

我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从不相信什么养生之道，张悟本之类都是被揭穿后我才知道的。我是生命在于静止的实践者，也是一个特别笨的人，什么运动都不会。在对待健康的事情上，和对经济一样，我是推崇自由放任的。

这种思想来源于已故的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八十年

代时，有机会随陈老外出。陈老当年已经八十有余，而身体依然健康。有一次我请教他养生之道，他说：顺其自然，随心所欲。他解释：人的欲望是人发自天性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身体自行调节，自然就健康了。强制自己去做不愿做的事，会违背自然规律。对经济要自由放任，对身体也要自由放任。他抽烟一直抽到九十岁以后，也喝酒，除了散步，不参加其他运动，健康地活到了九十七岁，还是无疾而终。听了这些话，我放弃了强迫自己长跑、早起、戒烟戒酒的计划，仍然一如过去生活到今天。

但人也不能无所事事，总得找点自己有兴趣的事。我有趣的事就是胡看乱写。胡看就是不仅看专业书，还看乱七八糟，档次或高或低的书。当年钱锺书热时，我也就买了一本《围城》，更有名的《谈艺录》、《管锥篇》，我到书店翻了几次，觉得自己实在看不下去。我等俗人，欣赏不了如此高档次的书，就不要买了当样子。同样，“二十四史”也只买了前两史，其他的也实在没有决心读下去。胡看就是看自己有兴趣的书，把读书作为一种休闲、一种享受，如同喜欢高尔夫的人打高尔夫球一样。读了这些书，当然有想法，想与别人交流。所以，我最爱做的事，是给

别人推荐书。可惜从来没人请我讲书的事，自己看看也就罢了。

给别人推荐书的一种方式写书评，经常有报刊约我写书评，有兴趣的，我就写点。但写正式的书评还是要动脑筋的，要考虑突出什么，如何与主旋律合拍（起码不要跑调），如何结构等等，所以就懒得写了。我最喜欢的还是乱写。所谓乱写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既可以用“一白遮百丑”，只讲一本书的一点精彩之处，不及其他糟粕；也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批一点自己不满之处，不管其他内容如何获得一致好评，甚至得了某某顶级大奖。

现在要想乱写也不难。有了“博客”这种交流方式，愿意乱写就发上去。可惜我不会用电脑，更不用说“博客”了。据说有的网站有我的“博客”，不过那都与我无关。二十世纪末，就听人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条件是会说英语、会开车、会用电脑。当年听了这个话我就有点怕进二十一世纪。英语只会写不会讲，开车是“二把刀”，电脑完全不会用，要综合评分，定在五十分以下。带着这样畏惧的心情混进了二十一世纪，居然也混过了前十年。从这十年的经验看，还可以再混下去。而且决定这辈子不与电脑打

交道了。这与我笨有点关系，但关键还是缺乏压力与动力。不会用电脑也不影响我讲课、写文章，用了电脑也不会锦上添花。有成本而无收益的事，学过点经济学的人都不会干。

我总说，我这人命好。建国以后，一直执行阶级政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上大学。我赶上一九六二年考大学，正好这一年执行“重在表现”的改革，我得以混入北大，才有了今天。每当关键时候，总有“贵人”相助。正当我想胡看乱写找一个交流的地方时，《上海书评》的张明扬先生约我写点随笔之类的东西。我借此机会就想把这个随笔变为专栏。

专栏既然称为“胡看乱写”，当然是与读书相关的，把自己读书中的感想写出来。“胡看”，读的书就不限于经济学了，也不一定是有层次的书，当然不一定是书，也可以是报刊或其他阅读物。“乱写”，写的文章就不是严肃的书评了，也不一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写书评。如果大家喜欢，我就会一直写下去，如果大家看烦了，我立马停止。需求决定供给，这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这篇文章就算是“开场白”，或者说得文雅点：是为序。

对付飞机延误的招

我常坐飞机外出，也就经常遇到延误。民航当局说我国的飞机正点率已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一段延误甚多，也达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我一直纳闷，我坐的飞机正点率总是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而且，我还宽容地把延误半小时之内也算正点。后来才知道，民航当局把关上门就称为正点。但关上门后等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是常事。有一次我坐上海航空的飞机从上海回北京，关上门等了六个小时，又撤销了。航空公司又以天气为借口，不管我们。我只好在老虹桥机场呆了半宿。后来，我才知道，这次飞机按时关门了，当然也正点了。正点率统计，原来是为了编出成绩的，统计之妙用，我又一次

领略到了。

不过飞机误点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通货要膨胀”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事。生气只会气得自己肝痛，发脾气只会自己进局子。好在我牢记达尔文的话：人只能适应环境而不能改造环境。我适应误机的一招就是读书。有人定力强，飞机延误了，可以读经典、读专业书，甚至旁若无事地写文章。我做不到，只能读闲书，泛读胡看。盗墓、谍战、官场、商战、言情、鬼怪、武侠，什么烂书都买、都看。想起来也怪不好意思，一个学者看的书和市井小民一样。看着看着，也看出了一点门道，有了一些想法，就想拿出来与大家交流、分享。老讲经典，哪有胡看乱写有意思？

其实我爱泛读胡看还不是飞机延误逼的，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小学时小人书看得天昏地暗，中学大学有条件了，看得更乱。甚至“文革”中极左的《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杂志，《牛洋田》等烂小说，官方推荐的法家著作都看。平常无论工作多忙我都是半心半意地读专业书，留下那半心半意读闲书。在美国学习时遇到的一件事，更坚定了我胡看的信心。

在康奈尔大学我遇到一个来自台湾的青年。他的父亲是位中等老板，经营一家贸易公司，让他到康奈尔大学学习，是为了让他接班。但我发现他很少去听 MBA 的各种专业课，听了不少文学、历史、音乐、美术之类的课，而且对杂七杂八的讲座兴趣特大。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不去学 MBA 的课程，学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去怎么接班呢？他告我，是他父亲让他这样学的。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解放后与家人一起到台湾，无以为生，就开了一个贸易公司。但生意萧条。有一天，公司来了一个美国人，见墙上挂着一幅莫奈《睡莲》的仿作，就与他父亲聊起了法国印象主义、莫奈和不同版本的《睡莲》。他父亲也是印象主义的“粉丝”，两人谈得甚为开心。最后美国人告诉他父亲，他到台湾来是想找一位代理商，替他们购买纺织品、鞋子之类产品。去了几家公司，都觉得不合适，看到他门口的牌子就进来了，没想到遇上了知音。美国人说，热爱艺术的人，都有一颗真诚的心，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放心。于是他们就达成了协议。公司迈出了第一步，以后生意就逐渐好起来了。他父亲告他，做生意是与人打交道，先做朋友后才有生意。做朋友要靠共同的

爱好。你以后的生意伙伴也许对文学有兴趣，也许对音乐有兴趣，也许对红酒有兴趣。你只有具备各种知识，才能与不同的人打交道。至于企业管理，不用在课堂上学，在经营中就学会了。做生意的诀窍不在生意本身，而在于你的其他知识。

听了他的话，我颇受冲击。生意人不能只学 MBA，还要有广博的知识。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也不能光读经济学的书，必须什么都读，什么都看。于是，我的完全从兴趣出发泛读胡看，就变为有意识的阅读习惯。在我给企业家讲课时也经常告诉他们，其实企业管理的各门课是不用太认真学的。没有实践经验，学不了这些课，所以，我最反对高中毕业生报考工商管理专业。我也一直认为，一些尖子生读工商管理是一种资源浪费。有实践经验再学工商管理的课程才能使管理水平得到提升。我给本科生、研究生和企业家都讲过管理经济学。没有实践经验的学生只是记住了一些教条、公式，真正让他们去管企业仍然是一筹莫展。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听完课则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企业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文化，还是各种知识。要是让我设计 MBA 或 EMBA 的课程，那就是工商管理类的课程

只精选几门，扩大各种学科的讲座内容。而且，引导企业家泛读胡看，书架上别只放“哈佛管理全书”之类的书。

对我自己而言，也深感泛读胡看对我学的专业和我的生活有莫大的帮助。各门学科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人们常说在泛读的基础上精读，就是只有广博的知识才能有专业水平的提高，所谓的博大精深就是这个意思。在美国学习期间，我深感自己在经济学专业上已经是死路一条了。一是经济学运用了数学工具，我的数学基础很差，只在研究生时学过“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连许多经济学专业书都看不懂，何以能深入研究呢？而且，经济学进展很快，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年过五十的人，别说创造了，连跟随都勉为其难。如何在经济学这个行当中混下去？

那时我已年过五十了，换一个专业不可能，只能在经济学中混下去。但“混”也要有个“混法”，干点事情。于是，我就决定不再进行专业研究，而是写一点普及经济学的东西。这时才感到，过去泛读胡看是出自兴趣，现在就可以把过去无意中得到的知识用于普及经济学了。于是，我又有了一条新路，一条能把经济学专业和其他学科知识结合起来的。泛读胡看给了我新的生活方式。

吃猪肉不会变成猪

写下这个题目，我想起，最近有教授强烈呼吁删除中学课本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原因是太暴力了。读了这篇文章就会成为打打杀杀的鲁智深吗？这位教授肯定学过这篇课文，但他不是鲁智深。至少从我上中学起，就有这篇课文，五十多年了，有多少人成为鲁智深呢？现实中的许多鲁智深其实并没有学过这篇课文。

一本书所表达的思想对社会是有影响的，但影响的基础还是社会的现实。《十日谈》有思想启蒙的作用是因为当时已处于中世纪灭亡的时期，《国富论》发生了重大影响还在于当时市场经济已开始形成。有的人总喜欢夸大这种影响，似乎一本书可以亡国或兴国似的。其实无论是正

确的或错误的思想，其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再读《道德情操论》，也无助于当前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变，出几本《废都》之类的书，也不会都去性犯罪。我们曾给不好的书定一个罪名是“精神污染”，其实这种污染的危害，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小多了。物质是基础，我们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岂不陷入了唯心主义？但重视精神作用已浸透到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以至于一位教授也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忧心忡忡。关心青少年之心令人感叹，然而用错了地方。

回到书上，让我有这些想法的，是在翻译介绍国外的书时，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思想作用的夸大和对人民的不信任。我们对铅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熟视无睹，而唯独对“精神污染”情有独钟。

首先是在品种的选择上，我们太热衷于出骂美国、赞中国的书，而很少出批评中国的书。外国人从不同的立场看美国和中国问题，当然看法就各不相同。即使在美国，反美亲华的人也不少。我们在选择译介的作品时先看作者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然后看书的政治倾向，这就把一批垃圾书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例如，《美元大崩溃》，尽管国内某杂志将之比作“当代《资本论》”，实际在美国人看来，